

翩翩吉祥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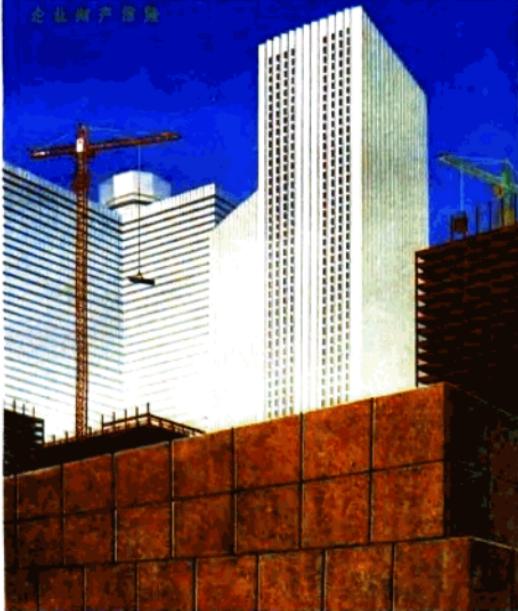
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编著

高从下为基业从保为上

企业资产保障



野/火/烧/不/尽...

•组织保障补集
•促进经济繁荣



序

岑 桑

对于人民保险事业的职能和作用，我一向茫然无知，直至应邀参加了人民保险征文评选工作，阅读了数量可观的征文以后，对这一事业才总算有了个概略的认识，懂得它与人民生活、社会秩序竟是如此休戚相关。对于信奉它的人们来说，它确实如同翱翔于苍天的吉祥鸟，在需要它的时候，它就翩翩而至了。

广大群众对于保险事业至今还是相当陌生的，这是因为这一事业向来为人们所漠视。在吃惯了“大锅饭”的社会里，这样一种事业受到漠视以至轻视，是十分自然的事情，因为一切都仿佛有个“爷爷”在作主，天掉下来也有“爷爷”撑着。事情果真如此倒也罢了，问题是“爷爷”毕竟非神非仙，难以令人们一个个都能消灾攘祸。对于“爷爷”的迷信和倚赖，到头来往往只会让自己遭殃。可悲的是这样的观念早已形成，要改变过来已不见得是很容易的了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随着旧观念、旧体制的变革，象许许多多别的复苏和兴起过来的事物那样，人民保险事业也重新萌发了生机。人民保险事业，实际上可以说是全社会规模的人民群众自我保障的事业。这一事业的发展，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。在我们国家里，要发展人民保险事

业，我以为首先必须克服迷信和倚赖“爷爷”的“大锅饭”思想和习惯势力，要让广大群众相信消灾攘祸确实“不靠神仙和皇帝”，唯有靠大家齐心协力垒起的靠山；这靠山，也就是家家户户踊跃参与使之雄伟如大岳的人民保险事业。此外，还得同时善于解除人们从痛苦的经验教训中得来的、近乎条件反射的抵触情绪，以为凡是要求交纳的事情，都无异于强制性的摊派，把付出保险费看作是又一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。这是两点起码的要求。

对于这两点要求，有关部门是不是已经做得很够了呢？显然还不是。关于人民保险事业的宣传还是非常薄弱，远远未能使这一与广大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的事业家喻户晓，更不要说积极拥护和热情参与了。宣传工作的不得力、不得法，未始不是人民保险事业虽已生机盎然但仍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。

中国人民保险公司《广东保险》编辑部，会同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和《南方日报》文艺部联合举办的“人民保险”征文，对于人民保险事业的宣传工作来说，显然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。保险事业和文艺事业，头一次在一个交叉点上名正言顺地结缘了。作为一个方面的题材，人民保险在文艺园地开始占有了一隅之地，这对于发展保险事业以及繁荣文艺事业，都是大有好处、相得益彰的。

这一次征文，来稿达二千六百余篇，它们分别来自全国十余个省、区，体裁包括报告文学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曲艺、电视小品等。作者既有专业的，更多是业余的。作品大都是通过人民保险事业的职能和作用，与广大群众对这一事业的误解和不信任这一矛盾，展示了“翩翩吉祥鸟”如何造

福于人民。从质量上看，这些作品的题材稍嫌狭窄，基本构思也有雷同之感，但由于素材基本上都来自实际生活，尤其是报告文学部分，事实本身已很雄辩动人，因此从宣传人民保险事业的角度看，应该说是效益显著的。保险事业与文艺事业结缘的第一步，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在读过这些作品之后，读者是没有理由不认准人民保险事业是翱翔于自己头顶之上的“吉祥鸟”的。

为了进一步开展人民保险的宣传工作，形象地展示“吉祥鸟”对人间的福荫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将这次征文的部分获奖作品编成的《翩翩吉祥鸟》一书，是十分有意义的。这是保险事业与文艺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并肩前进的第一步脚印。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，以人民保险事业为题材的文艺作品，必将以它们更强的可读性和说服力扣动广大读者的心弦。

目 录

序 岑 桑 (1)

报告文学

- 吉祥鸟翩翩飞来 蔡 庭 陈 远 (1)
人民的“守护神” 卢一基 (10)
永不锈蚀的“犁铧” 乔 先 (16)
真诚之歌 袁 炳 (26)
华发拓荒人 叶巨中 (30)
菩提树下遇“佛爷” 谢天炳 (38)
三渡海峡 陈堪进 (41)
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 陈耀宗 姚纪英 (47)
兴许还有更多内容 郭福平 (55)

小说

- 悲喜剧 何新强 (63)
君子兰 陈红胜 (69)
逍遥渡 贺益明 (73)
阿弯的不速之客 梁 志 (78)
大海深处的歌 梦 舟 (81)
带泪的笑靥 黄均雨 林康胜 (85)

老伴的礼物	潘建义	(90)
再世菩萨	郭 梦	(94)
蕉王与保险	叶永春	(96)
遗产	王 宽	(101)
炮竹噼啪	覃志端	(105)
雾中的灯	林晓东	(110)
出山泉水清又清	徐声凱	(115)
兔子案始末	王雁鸣	(121)
婚礼，在大山里举行	邓俊辉	(125)
特别嫁妆	罗本森 梁有进	(130)
八斤醉了	野 夫	(132)
考验	黄汉伦	(139)
蕉园绿油油	黄 河	(142)

散文

尼姑投保的故事	吴志强 罗 争	(145)
从边陲带回的珍品	周玉厚	(150)
生活，在呼唤保险意识	符启文	(153)
蕉村的新闻	何银华 陈 球	(158)
壮民的心愿	龚 克	(161)

诗

我赞美另一道长城	彭乐田	(165)
避雷针	桂汉标	(167)
送上一束百合花	郑启谦	(168)

- 山醒 东方 (169)
笑——“全保村”纪事 莫少云 (171)
保险诗草 (四首) 徐声凯 (179)
不倒的支柱 张志明 (182)

文艺小品

- 浪光 (电视小品) 荣 羽 (185)
未雨绸缪 (漫画) 江沛丰 (194)
为你留下一片蓝天 (歌曲) 杨 静 (195)
不信菩萨信保险 (山东快书) 孙成聚 (196)
杏花 (电视小品) 赖天受 (199)
自食其果 (相声) 陈冠义 张若愚 (207)
还差这个没保险 (漫画) 陆汉兴 (218)
“庄酒坛”的悲欢 (电视小品) 李志亮 (219)

报告文学

吉祥鸟翩翩飞来

蔡庭陈远

—

深冬，西伯利亚的寒流吹进了雷州半岛。在广东省海康县偏远的调风村，此刻，愁云浓重地笼罩在一群村民的脸上，祖祖辈辈栖息的村庄，被一场火灾化为灰烬，缕缕余烟仍在冒腾……

寒风呼呼，犹如在奏响一曲无字的哀歌。

啊，历史从冥冥的亘古洪荒，走到如今的文明遍地，大自然赋予这块土地以生机，展示出万物的生命力，但也同时演出了多少突如其来悲剧！世世代代，地处南海之滨的雷州半岛，就常常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。每到6至8月间，洪水暴雨犹如一头困兽，在海康大地横冲直撞。据县志记载，有一年，南渡河泛滥，潮水倒灌，淹没了整个海康城。而1985年8月那场特大的洪水暴雨，也有十多万间民房在风雨中轰然倒塌。9至10月间，台风又从第一号演绎至20多号，阵阵狂飙，挟带着惊雷呼啸而来，把粗大的树木连根拔起；而转入11月后，寒流袭来，风高物燥，又火灾频频，常令人猝

不及防。眼前的调风村，就陷入了这个境地……

让我们把镜头再定格到这个调风村吧。此刻，火灾后的村庄，散发出一股焦糊味。在临时搭起的一座简陋的防风棚里，惨淡的月光照着那一家数口：坐在矮凳上的李大爷抽着闷烟，沉默不语；李阿婆颤巍巍地拄着拐杖，眼眶里窝着泪水喃喃自语：“唉，这个样子，明天，明天怎么办呢？”

这时，扎着蝴蝶结的小孙女抬起头，忽闪着水灵灵的眼睛，天真地问：“奶奶，你不是常说有一只吉祥鸟吗？它现在在哪里？”

是呵，吉祥鸟，古雷州的吉祥鸟！人们传说，千百年来，这里的人民精耕细作，物丰人旺。怎料天上有个魔鬼心生恶妒，吐出乌云遮天蔽日，喷吐妖火烧毁民房，留下人们悲天怜地……一日，忽地阴云消散，天地重光。一只羽毛金亮的鸟儿从远方翩翩而至。它衔来种子，点绿大地；衔来茅草木料，造起新屋，衔来布料，给人们编织衣裳……这就是人们传说中的吉祥鸟。

美好的故事传了多少代，可谁也没有见到过吉祥鸟的影子。只有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，这里才降临了一只真正的吉祥鸟——海康县保险支公司。它翩翩而至，给这片不幸的土地和人们带来慰藉、温馨。

二

然而，是过多的不幸把人们击得麻木了么？不然，为什么当吉祥鸟飞来时，人们却把它当作奇异的怪物而拒之门外？

1985年1月，乍暖还寒。海康县保险支公司犹如一枝报春梅，傲寒诞生！可它成立之初，却没有多少人认识它，更没有人感到欣喜若狂。——从各个单位拼凑起来的6个人，静悄悄地在县城一条不为人知的小巷深处开张了。两间破旧的小平房只有20平方米。他们在这里摆下几张桌椅，就开始奔波于全县各单位和数十个圩镇、乡村了。

万事开头难哪！出现在他们眼前的，是一双双困惑不解的眼光，还有冷嘲热讽的眼光。正如本文开头描绘的被火烧毁的调风村，村民们就曾用冷冷的眼光拒绝前来动员投保的保险从业人员。当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，闻讯赶来指挥救火的县委书记李光保，脸色异常庄重。他一言不发，沿着那高低不平的弯曲的小巷，慢慢地走着。他一家一家地进去察看，一户一户地亲切询问，了解灾情。当他那双沉重的脚步踏进李阿婆家的门槛时，突然站住了。良久，他才对在场的干部们说：“这是一声响亮的警钟呵！”

傍晚，从县城出来的公路上，几辆卡车朝调风村方向疾驰。车上，装着救济的粮食，御寒的冬衣，装着党和政府对灾民们的一片暖意。

夜，万籁俱寂。县委会议室里，陈光保在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。一张张神情凝重的脸。人们的手在保险公司刚送来的《灾情汇报》上翻动。随后，县委支持保险工作的几条措施制订出来了。散会后，陈光保又在他的办公室里，与保险公司经理陈德恒长谈……

创业维艰的保险公司，多需要这样的理解和支持哪！一股暖流流过陈德恒的心房。

窗外，东方露出了新的曙色。

三

雷州7月，骄阳似火。在北和镇格内村的一间办公室里，经理陈德恒与他的部下潘股长，正面对面地和村长坐在一条破旧的长椅上。

格内村座落在北部湾畔，离县城有50公里。陈德恒大约40岁年纪，中等个头，乌发浓密，风度潇洒。此刻，他扬起剑眉，双眼直直地望着村长。保险的内容和意义，陈德恒都讲得喉咙冒烟了，村长却一直爱理不理。

唉！又是摊派了，村长想。此刻，村长大概坐得不耐烦了，推辞道：“这事由你们直接去同群众讲讲吧，大伙若同意，就投保，否则我也无能为力呀！”

在村口的古榕树下，站满了村民。陈德恒清了清喉咙打开话匣子开始动员了。他从人身保险，房屋保险，一直讲到耕牛、甘蔗、香蕉等险种的保险内容，如数家珍。会场一片寂静，一双双眼睛望着他。话说完了，陈德恒微笑地期待着。他听人说过，土改工作队进村的时候，也是在村头这棵古榕树下慷慨动员，才将农民们的革命热情点燃起来的。此时，他也期待着这种场面的到来。

须臾，人群中一个中年村民神态认真地问：“唉呀，是政府派你们来收屋租吗？”

“这不是收人头税吧？”一个满头银发、满脸皱纹的老者，惊疑地说，“国民党时，我是躲人头税才逃到这里落户的啊！”

“你们是想收些钱来发奖金吧？”有的青年直言不讳。

陈德恒沉默着。面对着这些长期生活在闭塞乡村的村民，他该怎么解释呢？保险业是一个新领域，连有的干部都不理解，又怎么能怪农民？几十年来，农民们经历了多次“左”的灾害和失信，“狼来了，狼来了”的往事历历在目：50年代，供销社初办，有人号召农民集资，说可以分红，结果呢，有的地方没有兑现；现在又冒出一个保险业，农民们能一下子接受吗？

这尴尬场面，使陈德恒感慨万端。他脸上掠过一丝苦笑。他这个办事从来讲雷厉风行的人，当镇委书记时，更多地遇到的是恭维的脸色，如今出门却尽坐冷板凳，有时连开水也喝不上一杯！

然而，一股强烈的事业心支撑着他。他一次又一次地沿着那弯曲的山道，到村里找个干部谈心，与群众解疑。那天，他刚到村口，一个古铜色脸庞的村民拉住他，指着一片碧绿的甘蔗林，悄悄地问：“陈经理，我的甘蔗能投保吗？”

“能啊能啊。”陈德恒有些激动了，连连回答。他当即随着这位村民到蔗地察看，核实亩数。

格内村的投保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

四

保险公司的眼光在关注乡村农户之时，又同时关注着那些腰缠万贯的厂矿企业了。然而，保险工作在这些单位也同样是不容易做的。

“你们吃饱饭没事做吗？老厚着脸皮来乞讨！我们厂没这闲钱！”县服装厂的人丢下这句不耐烦的话，转身匆匆地

走了。

姚爱芬呆呆地站着。这是第几次上门催人办续保？记不清了。跑酸了腿，磨破了嘴皮，总是一次次地碰壁。望着那人的背影，她眼眶里溢出了委屈的泪水。

谁能相信拥有百万元家底的县服装厂，每年拿不出2000元来续保呢？不，去年交了2000元，平安无事，厂家就“聪明”地认为，今年何必再浪费2000元呢？于是，他们不那么欢迎保险人员的到来。

在银行工作多舒服呵！当会计、管财务30多年，按时上下班，把小家庭料理得顺顺当当。而今50多岁了，却鬼使神差地答应来保险公司当什么副经理，没日没夜四处跑，又得到了什么呢？

她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，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了服装厂

……

五

让我们讲一个真实的“社会稳定器”的故事吧。

1986年农历12月25日，春节即将来临，南渡河两岸洋溢着欢乐的气氛。

与此不协调的愁云，却浓重地笼罩在格内村民的脸上。和调风村相似的一场意外大火，一夜之间把这个村庄烧光。无家可归的村民，在村外的竹林下，山沟的背风处，用树叶茅草搭起草棚。邻村喜庆的鞭炮声依稀传来，束手无策的村民们一时也忘了他们已投了保，他们仰天长叹：这个春节可怎么过啊！

象传说中的那只吉祥鸟，保险公司陈德恒经理带着理赔

小组，此刻来到了格内村。他们二话没说就忙开了：清点财物，核实损失。真巧，正是在村口陈经理动员投保时站过的那棵古榕树下，一叠叠崭新的钞票从他们鼓鼓的皮包中拿出来，点数、散发到一户户灾民手里。

村民们开始是怔住了，旋即才记起曾交过保险金。几元钱的保险金，怎么换来这么一大叠钞票呢？密密麻麻地围着理赔人员的人群，眼里溢出了泪水。一位老者双手颤抖地接过一叠崭新的票子，嘴唇嗫嚅着，想说什么，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

陈德恒站在一边，心潮翻滚。

在理赔小组的帮助下，大年三十格内村民家家都吃上了团圆饭。初三，他们扛着锄头，走向田野。潇潇春雨中，一把把用赔偿金买来的种子，撒在一片希望的田野上……

又过了数月，格内村的废墟上，村民们陆续建起了一片瓦房。不用保险人员下来动员，户户都主动参加了续保。

六

还记得前面提到的县服装厂吗？这一切来得真是太凑巧了！

1987年1月5日凌晨，座落在海康城外一条街道旁的县服装厂，因电线短路，引燃了仓库的物资，火势蔓延。100多万元的财产全都变成了焦炭，一批与港商签定了合同的出口服装，本来天亮就要出厂，也化成了烟火……

保险公司简陋的办公室里，服装厂领导悲切地请求照顾赔偿。然而，保险公司对自动放弃续保的受灾单位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不同的是，服装厂隔壁的针织品公司5个门市

部，与服装厂一起被烧，由于他们事前主动续了保，交了180元保险金，结果火灾后得到了近10万元的赔偿，生产迅速得到恢复。

风雨中，服装厂那一片废墟，好似在向行人诉说着什么

……

七

数年风雨，大树成材。

海康县保险支公司的诚实守信，赢得了广泛的好声誉。它象解冻的春水，融化了人们心头的疑惑之冰。保险，在这个县越来越普遍了。

“我们——可以投保吗？”

是一个晴朗的清早。一个眉清目秀的尼姑轻轻地叩开了保险公司的门，探头轻轻地问。

刚坐下不久的陈德恒揉眼细看，先是一怔，旋即心里一亮！啊，是支堤祠来客！

支堤祠，座落在风景秀丽的西湖水库旁，是雷州有名的香火之地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历史上海康出家人就多。他们念经拜佛，积德行善，祈祷菩萨保祐生能平安，死后魂归仙境。有36个尼姑的支堤祠是当地信神者敬仰的“圣灵之地”，终年香火不绝。也许是这几年海康的保险业兴起吧，在每天早晚的诵经声中，尼姑们也深感庵堂的不牢固了，要是有场强台风掀掉庵顶，神仙能保护么？于是，她们也上门来找县保险公司。

能有什么比信任更激动人心呢？保险公司热情地接待了支堤祠的来客，细致地询问了庵里的情况。随后，公司派姚爱